



【红楼百味斋】

矛盾化解与消解的“葵花宝典”

□于瑞桓

《红楼梦》四十四回“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”，是写家人犯错如何处理的问题。起因是王熙凤的丈夫贾琏，趁王熙凤在老太太那儿过生日，把鲍二家的叫来厮混，被回来换衣服的王熙凤撞到不说，还偏偏鲍二家的正说：“多早晚你那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”，“她死了把你平儿扶正”的话。这事、这话别说是凤辣子，搁谁身上也压不住火。扇平儿打鲍二家的，再告状到老太太那儿，凤姐这醋泼的按说是“合乎情”的。但这类夫妻大战靠情绪发泄，再痛快淋漓也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，闹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讨个公道、要个说法。

贾母给的公道就是把孙子训一顿，并给媳妇道个歉。这虽然可以一时化解矛盾，但显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矛盾的根源。王熙凤要的是婚姻安全，是对自己个体权利的尊重，但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宗法社会，维护整个家族绵延稳固才是根本大法，至于男人那点馋嘴猫的事，在贾母这样的“族长”眼里不过是“什么要紧的事”，“从小世人都这么过的”。显然贾母处理这起风波，用的是息事宁人的化解法。王熙凤在众人面前得了贾琏的道歉，长了脸，即便没有实质的保障，在“家和万事兴”“妻贤夫祸少”的社会公约中，再闹有理也没理了，毕竟老往外扬家丑不是什么好事。贾母不仅不准凤姐再提此事，连众人也不能再妄议，如有违者“不管是谁，拿棍子给他一顿”。“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。凭是什么事，我说要行就行”的王熙凤，在强大的群体利益至上的文化中，图个虚礼也就是最大的胜利了。

但问题“化解”不等于“消解”，就像撒入水中的盐，再稀释，盐的成分也不会彻底消失。王熙凤是为自己婚姻安全而战，浪荡成性的道歉能保证什么呢？以后贾琏直接偷娶了尤二姐，就不是只在嘴上说说盼凤姐早死的气话了，而是直接扑进尤二姐的温柔之乡，不仅规定下人不能“提三说二”，自己也直接以“奶奶”相称，并“将自己积年所有的梯己，一并搬了与二姐收着”，只等凤姐一死，便要接进去。这一系列骚操作，直接将凤姐一笔勾销了，尤二姐自是愿意得不要不要的。

当凤姐得知贾琏已在贾珍、贾蓉的撮合下偷娶了尤二姐，料整个贾府是没救兵可用了。所以，六十九回凤姐换了一套“借剑杀人”“弄小巧”的组合拳。一方面在贾母面前，她变脸成“图贤良名”的明白媳妇，笑嘻嘻地把尤二姐领到了贾母跟前，并对丈夫的之所以“偷娶”先做了自我检讨，乐的贾母说：“这有什么不是。即你这样贤良，很好”；另一方面在宁国府则变成一员猛将，借封建礼法给他们定了四宗罪：“国孝一层罪，家孝一层罪，背着父母私娶一层罪，停妻再娶一层罪”。说尤氏“痴迷了心，油脂蒙了窍”，把她家没人要的妹子偷着往贾家送，“你就愿意给，也要三媒六证”；骂贾蓉是“天雷劈脑子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种子！成日家调三窝四，干出这些没脸面没王法败家破业的营生”；对尤二姐则暗中整治，最终使这个眼看就可凭子上位的“情敌”自觉大限已到，吞生金赴了黄泉。

所以，家务矛盾的化解不过是权宜之计，祸根不除早晚还得酿成大祸。

化解法有时效，那么消解法能长治久安吗？能，也不能。这一要看冲突双方的背景、动机，二要看问题解决得公正不公正。在这场家庭风波中

另一对矛盾冲突是凤姐与平儿。平儿打小就侍奉凤姐，而且出嫁带到贾府还一直能和睦相处，可见两人感情之厚。按说她们之间因误解而起的怨恨是可以消解的，但若不以公心善解，平儿内心芥蒂也是难以消除的。

处理熙凤与平儿的矛盾有两个关键人物，一个是宝玉，一个是宝钗。宝钗的劝词是：“你是个明白人，素日凤丫头何待你，今儿不过他多吃一口酒。他可不拿你出气，难道倒拿别人出气不成？别人又笑话他吃醉了。你只管这会子委曲，素日你的好处，岂不都是假的了？”宝钗这话有道理吗？有，但这是封建礼法的理。翻译一下就是：平儿你是奴才，主子就该拿你出气，你要反抗要闹，平日对主子的好就是藏奸装愚。平儿这个宽厚善良的女儿，因无辜被卷入与己毫不相干的床帏风波而被扇被踢，到宝钗这儿，却连为自己哭诉都成了罪。

而宝玉则是一上来就赔罪：“好姐姐，别伤心，我替他两个赔不是罢”，虽然平儿的冤枉与他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宝玉心里明白，平儿这个“极聰明俊的上等女孩”，不可能与此事有染。他为平儿不公，为平儿伤心。宝玉是站在真心维护平儿的角度来劝说，所以即便他也有爱护凤姐的感情，但对平儿劝慰却如人间四月天：“姐姐还该擦上些脂粉，不然倒像是和凤姐姐赌气了似的。况且又是他的好日子。”

宝玉的话之所以能入平儿的心，是宝玉以尊重平儿为前提；而宝钗虽然话说得堂皇正大，但却是以封建礼法压人。在家庭问题中，不管是矛盾的化解还是消解，如果不以尊重个体为前提，仅以道德为先导，什么“劝和不劝散”“宁拆三座庙不破一桩婚”“妻贤夫祸少”，这些保守的农耕文化的传统，不仅不是现代社会解决家庭矛盾的灵丹妙药，即使是在古代社会也不过是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。懦小姐迎春忍不过，但出嫁一年就被折磨而死；元春为家族利益，嫁入见不得人的地方小心翼翼侍奉皇上，却落得个无谥号薨逝的下场。很多评论者看不透作者的春秋笔法，说凤姐最后终于被休，就是“强梁者不得其死”，凤姐不要强或许是死不了。但在只有石头狮子才干净的贾府，除了忍辱苟活还有第二条路吗？凤姐、平儿都是受害者，她们想要的也只是维护自己的尊严。在还没有建立起对生命个体尊重的时代，曹公正是通过一个个如何处理家庭内部矛盾的故事，展示了只有个体得到尊重，才有真正的“家和万事兴”。

凤姐泼醋之所以满盘输，不是凤姐“太要足了强”，而是在重伦理不重个体的文化中，你开不开口都有错。邢夫人为贾赦纳妾比贾赦都积极，尤氏为图贤良对贾珍爬灰像锯了嘴的葫芦没口齿，唯一的反抗也就是在秦可卿自缢身亡的葬礼上装装胃疼。虽然王熙凤反抗的结局是“一从二令三人木，哭向金陵事更哀”的悲剧，但王熙凤的悲剧是个体也是集体的。对王熙凤个人来说是婚姻的安全最终得不到保护，但对于家族来说呢？贾史王薛四大家族，即便连成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一荣俱荣的联合体，在没有尊重个体平等公正，只有王权在上的封建制度下，家族势力再强大，不是也难逃“忽喇喇似大厦倾”的结局吗？

曹雪芹看似给讲的是几个异样女子的故事，但无论是黛玉的爱情，鸳鸯的抗婚、司琪的担当、晴雯的撕扇、芳官的不从，凤姐的泼醋、平儿的冤屈，发出的都是带有鲜活的个体生命的信息。这一曲曲刺破“存天理灭人欲”的独唱，即便它瞬间就被黑夜吞噬，但它毕竟照亮过漫漫长夜。

□王晓梅

从小到大，无数的票据在我手中辗转，但印象最深的是儿时的一张戏票。

这张戏票和姥姥有关。姥姥一生最大的爱好是看戏。从我记事起，每逢上演新戏，她就带着我去几里外的镇上观看。5岁时，我身高就超过了一米，需要买票啦。去镇子的路上，姥姥一遍遍教我：你个头超了。检票时，一定要脖子缩一缩。

其时，我是不喜欢跟姥姥看戏的。今天才明白，不是不喜欢，而是害怕逃票那会儿的忐忑和尴尬。

印象最深的是看《西厢记》。那时去镇上，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是村里的拖拉机。但坐拖拉机也要花钱。姥姥没多余的钱，一老一小只好迎着晨曦的光，走走歇歇，歇歇停停。饿了，就席地而坐吃点自带的干粮。

两个小时之后，终于远远地看见剧院的售票处排起了长龙。那时的姥姥已60多岁，但这一刻体力感觉比我还好。她三步并做两步排在了队伍后面，生怕错过上午10点的最后一场演出。我，既希望姥姥买到上票，又担心她买到上票。在我的反复纠结中，戏票终于还是被姥姥买到了。

检票处也要排队。姥姥牵着我的手，就近走向左边的检票处。我的小心脏开始突突乱跳。姥姥一边张望着前面拥挤的人群，一边嘱咐我：“快到检票口时，记得蹲一蹲。”惴惴不安中，我弓着身子往前一步一步挪移。

“这个孩子，过来量一下身高。”检票员最终还是发现我的身高在规定的边缘。

我怯生生地走过去，本应缩一缩脖子，由于过度紧张，却突然站直了。

“超了5厘米，得补票！”

“她姨，我们走了一头晌才到。孩子不看戏，放家里没人照顾，不放心。进去后让她在里面玩就行，不占座位。”姥姥并不跟人家辩论什么，她跟人家套起了近乎。

“那更不行，影响戏院的秩序。”

“那我抱着孩子看，不让她到处跑，行吗？”

“不行，我们有规定，超高就得买票。”检票员没有半点松口的意思。

后面拥挤的人群，不断催促。姥姥只好带我重新回到售票处。然而，票已售罄。

姥姥不甘心，站在戏院外踮起脚尖，伸长脖颈，朝里面张望。可是，她过于矮小，连戏院门口的一隅都望不到。正好，旁边有块大石块，姥姥布满皱纹的脸一下子舒展了，她手脚并用爬上石块，张望。旋即，她一声叹息，又手脚并用从石块上爬了下来。显然站在石头上还是看不到。

“姥姥，你进去看吧。我不跑，等着你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姥姥焦急地说。

姥姥想从右边的检票处试试运气。她不甘心浪费一张戏票，更不甘心错过一场心心念念的《西厢记》。我像做错了事的孩子，头埋得更低了。当时，我心里最大的希望就是这场戏能够取消，戏票钱退回。右边检票的是位叔叔，他似乎早已知道了刚才发生在左边检票处的一幕，任凭姥姥怎么哀求与解释，也不同意放行。

“大娘，我这里有张票。”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。

我循声看去，是一位忽闪着大眼睛的漂亮姐姐。十分钟之前，在左边的检票处，她就在我和姥姥的后面排队。此时，我看到的似乎不是大眼睛，而是一束光，亮晶晶的光。

“不行啊，孩子，票给了俺，你就没法看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家就在附近，我可以看下午的。”

“真是遇到好人了！那我给你票钱。”

“不用，大娘，我下午不看了，这个戏的原著我读过了。你带小妹妹进去看吧。”

我仰望着这个眼里有光的大姐姐，她的微笑像一阵清爽的风吹进了我的心田。看我凝视她，她顺了顺我被汗水打湿的刘海。

进得戏院，立刻上演了。两张票的距离比较远，姥姥并没有把我安排在大姐姐的座位上，她全程抱着我看完了那场《西厢记》。

戏没怎么看懂，但我承认我入戏了。